

全球化视域中的鄂伦春族文学与狩猎文化

——第一位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专访

王丙珍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加格达奇, 165000)

摘要: 2012年6月17日,敖长福应鄂伦春自治旗文联邀请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暨“篝火神韵·鄂伦春”文学笔会,在会上他概括了鄂伦春族文学的过去与现状,关于鄂伦春族文学的未来,敖长福担忧鄂伦春族文学后继无人,这加给与会的各民族作家们以责任与压力。在会议期间笔者对敖长福做了一次专访,内容涉及个人文学创作、鄂伦春文学的本质与教育问题、鄂伦春族文学与狩猎文化等三个层面。

关键词: 全球化;鄂伦春文学;狩猎文化;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敖长福(1940~)出生于黑龙江省爱辉县“依赫特”^①河边的一个鄂伦春猎民家庭,从小他就被母亲与长辈们神奇动人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民歌小唱所吸引,接受了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启蒙教育。其笔名“乌仁尼贝亚”意为“山里人”,用意在于表明他离不开这片养育自己与民族的土地与森林。

敖长福于1981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作品,他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与磨难,广泛汲取鄂伦春族民间文学营养,选取本民族文化题材,其作品包括小说《猎刀》、《猎人之路》、《遥远的白桦林》、《孤独的仙人柱》、《难以忘却的日子》、《那都里河畔的日夜》、《阿美杰》、《最后的莫日根》、《在密林里》、《黑色森林》等;散文《猎村新貌》、《柞山顶上》、《出猎片断》、《那遥远的阿里河》、《放木排的日子》、《历史的跨越》、《解开千古之谜》、《鄂伦春小调诞生记》、《大岭长调》、《盖山一家人》、《不应该忘记的历史》、《神圣的篝火》、《走进鄂伦春》、《鄂伦春——森林的魂》、《田野上的希望》、《逝去的猎歌》、《还森林一片宁静》等;编著报告文学集《昨日的猎乡》等。其中《猎人之路》、《遥远的白桦林》、《孤独的仙人柱》荣获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索龙嘎”奖。

敖长福的创作涉猎了其他鄂伦春作家很少触及的心理学领域,他深刻地进行自我文化审视与反思,主要表现在精神诉求、文化发现与理性探究三个层面。敖长福将神秘、幻想、社会现实问题等元素融入创作之中,展现了一个北方民族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1996年,敖长福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成为全国唯一的鄂伦春族知名作家。

一、关于文学创作问题

问:请您谈谈的本民族的生活经历与感想?谈谈您的创作生涯?

答:我1940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爱辉县“依赫特”河边的一个鄂伦春猎民家庭。“仙仁柱”^②里的桦皮摇篮是我的婴儿床,母亲在我耳旁哼着摇篮曲。童年时,我被母亲和长辈们丰富多彩、神奇动人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民歌小唱深深吸引。自幼便接受了民族的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的启蒙教育。这些对我的想象力及驾驭文字能力的提高起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我生活在猎民家庭，同本民族猎民一道追逐野兽、游山林，在湍急的河流中放过木排，当过“车老板”。艰苦的山林生活磨砺了我的意志，成了“莫日根”。这样的经历使我得以观察、体验猎民生活，了解和熟悉猎民更加热爱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

1979 年平反后，我那破碎冰冷的心又苏醒了，写我脚下的土地，写熟悉的鄂伦春人。我的生活和走过的路离不开文学，离不开我的作品和文学价值，也离不开鄂伦春这片养育的土地和森林。

问：您是怎样走向创作之路的？您的笔名“乌仁尼贝亚”有什么含义？您最满意的作品及其内涵？今后有何打算？

答：1958 年被错划“右派”，返回到大兴安岭林海中，和底层人民一同劳动一同生活。生活的艰辛和磨难没有消磨掉我的生命意志，我的青春反而在劳动中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而多年的猎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原生态素材。1979 年，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我平反了，恢复了工作，我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经受住了历史的挫折与考验之后，没有一味感叹今昔，抱怨世事的不公，深深理解时代和民族赋予的历史使命，欣然拿起笔开始了创作的生涯。

我的笔名“乌仁尼贝亚”是“山里人”的意思。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主要有：1.《猎人之路》是鄂伦春猎人和他们的生活故事，仍然写猎刀、猎马、猎犬，不同的是把文学视角退回到历史中，在曾经经历的时空框架里，叙述了一个抗日斗争的故事，又提出鄂伦春人如何面对过去、怎样对付现在，如何走向未来。2.《黑色森林》是写作定势的超载，寄予民族忧患意识。3.《阿美杰》也属于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之一。

问：您的作品有民族情怀与历史深度，您的理性思考重点在于何处？

答：鄂伦春民族至今没有文字，我的思考是怎样以少数民族的艺术思维借用汉语的叙述方式，逼真地再现鄂伦春民族的独特生活和情感，对一个游猎民族来说，尤为主要。

二、鄂伦春族文学本质、概况及教育问题

问：您如何给鄂伦春族文学下定义？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对鄂伦春文学意味着什么？解释用汉语创作鄂伦春文学？您如何界定鄂伦春族作家？鄂伦春族文学创作主体的民族身份能够决定鄂伦春文学的本质吗？

答：鄂伦春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借用汉语文写作，反映鄂伦春社会形态、狩猎时代同社会文化转型阶段的过渡阶段，用真实性原则和敏锐的文学悟性成功地塑造鄂伦春人的艺术形象，倾吐他们的思想情怀，再现鄂伦春民族的历史命运、现实生活情景和情感心理过程，把鄂伦春民族文学引领进一个新时代，步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格局中。

问：您对于鄂伦春族文学发展的历程怎么看？您怎样将鄂伦春族文学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答：从鄂伦春文学发展来看，它的文化是典型的狩猎文化。狩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狩猎知识和经验，掌握了狩猎方法和技巧。先辈毫不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了解动物习性，熟悉地形河流、天气变化和风向对狩猎的影响。鄂伦春族具有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灿烂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主要有桦皮文化与狍皮文化；精神文化主要有萨满文化与民间文学。没有文字口头传承，创造了大量丰富的文学作品，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童话、谚语、

谜语、歌谣和笑话等。还有传统艺术主要有雕刻、刺绣、绘画、纺织、音乐、舞蹈、摩苏昆等。民族语言历史悠久、语汇丰富具有较强的表现力。

我个人看，很难界定，没文字的民族只靠口传文学和艺术。

问：据您了解，目前鄂伦春族文学状况，特别是全球信息化时代鄂伦春族文学处于怎样位置？鄂伦春族文学有民族文学网站吗？您如何看待网络民族文学？

答：目前，鄂伦春族文学情况不乐观，后继无人。

我不上网，很难定位。据我了解不能没有网站，但我无从谈起。

问：目前来看，通用中小学语文教材并没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鄂伦春族有本民族文学作品的教材吗？为什么？鄂伦春族语文教材建构应注意哪些方面？

答：中小学语文教材没有鄂伦春族文学作品。情况不明。

我看过几个版本的鄂伦春双语教材，包括黑龙江韩有峰写的，也包括黑龙江民族乡自编的教材，应包括狩猎文化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在现实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

这里也有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鄂伦春语环境改变、主客观原因使语言濒临失传。语言如果消失，将对本民族文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要提高认识，珍惜鄂伦春语良好氛围，要懂得“当你拥有时，并不去珍惜，当你失去时，才知道它的宝贵”，树立民族自豪感。民族没有大小，放弃的不是几句民族语言，放弃的是宝贵的民族文化。

问：您如何看待升学考试不考民族语言与民族语言教育问题？

答：这是体制问题，非常复杂。

问：鄂伦春自治旗电视台推广民族语言系列节目对鄂伦春文学的影响及意义？鄂伦春语讲故事比赛的选手所讲故事的类型与特点？鄂伦春文学的传播途径与方式有哪些？

答：据 200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中国语言大约有 120 种，一半以上衰退和半衰退状态，包括鄂伦春族。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传达信息的工具，蕴含着一个民族深刻的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与独特精神的重要表现，是民族感情和理想的主要载体。民族语言的减少和消亡会造成思维和表达的单一和枯竭，导致人类的知识环境其生命力受到威胁。一个民族语言的消亡也意味着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消亡。

鄂伦春族故事的分类大约有英雄篇、智斗篇、爱情篇、信仰篇。

问：据您个人看来，今后的鄂伦春族文学传承应该走什么样的模式和发展途径？

答：首先要懂鄂伦春民族的狩猎文化，这样才能谈到鄂伦春族文学的传承和途径。的确，森林离去，万物有灵的萨满教文化呢？这就是鄂伦春人的精神密码，他们因敬畏自然而遵从自然，形成了鄂伦春族的社会法则。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提醒了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元化意识。鄂伦春也不例外。民族文化某种程度上走进了博物馆，出现在旅游点和舞台上，猎马没了、猎狗没了、猎枪没了，没人穿狍皮衣服了，再也听不到篝火冲天中的萨满咚咚鼓声……一位猎人说：“我虽然离别了山林，但我眼里的泪水就是森林里的河流。有时到森林里走走，并不是为了猎物，而是去看看自己的心罢了！”^[1]

今后，鄂伦春族文学要写他们的心声，走鄂伦春作家自己的路。

三、鄂伦春族文学与狩猎文化

问：据您个人了解当前鄂伦春族文学创作者有哪些？创作倾向是什么？

答：目前，我了解有空特乐较勤奋，散文有著作。孟松林散文有著作、画册、影视作品，《走进蒙古国》、《成吉思汗》、《鄂伦春》画册五套，与他人合作《达斡尔密码》。

问：鄂伦春族文学如何融入到中国文学史中去？意义何在？

六十年代曾有作家写过反映鄂伦春人生活的作品，应该承认即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向国内各民族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绍了鄂伦春人。现在有了自己的作家，对比中认识到那样的作品总给人一种远距离和景象化的感觉。最主要的是把鄂伦春人固有的内在和外观的文化价值依据体现出来，把鄂伦春族的，标志着鄂伦春人开始了和世界所有民族的艺术交流和对话。

问：结合自身经历，请您谈谈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答：鄂伦春民族的文学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起始年代，有了以我为代表的一批本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之后，才成为现实的。《猎刀》出版是鄂伦春人第一本小说集，是鄂伦春文学从发生、发展到初步成熟阶段的标志。从作品上看《阿美杰》，鄂伦春人对待一切友人都真诚的，这是鄂伦春人传统美德……这就是《阿美杰》文化的和审美的价值所在。民族文学是世界的，狩猎文化即森林文学是崇尚自然为根本特质的生态文化……

问：您如何看待生态文学？鄂伦春族文学与生态的关系？

答：生态破坏是违背人类文明的，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违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使鄂伦春族用生命、用信仰传承的狩猎文化的生存和延续变得更加危机。生态文学就是鄂伦春人的命根子。例如，鄂伦春族语言日趋濒危，失去了鄂伦春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我们自然失去了寒温带森林地域的诸多历史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文化意义上说，狩猎文化标志出了鄂伦春族的特性和鄂伦春族历史永远的记忆，即珍贵又脆弱。许多民族的历史不是靠文字记录下来的，而是靠有形的文化记录着的，生存状态本身就是历史，就是文化。

森林没了，野物没了，鄂伦春人在“火柴盒”里如何生存？他（她）们的感受是什么？谁能回答！

四、鄂伦春族文学的创新与发展问题

全球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在中国文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生态学与审美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重新建构并发展起来的，具有继承性、跨学科性、地域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特征，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鄂伦春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这个特殊的单个民族，它也是一种世界文化的组成与对话，应该说，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的不仅仅是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而是现实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生态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与全球化的需要。

敖长福论及鄂伦春族文学的本质、特征、价值与功能，反思狩猎文化与生态文化的依存关系，痛苦地面对着鄂伦春民族的生存现状与鄂伦春族书面文学的境地，尤其是创作后继无人的局面，而且由于鄂伦春族作家没有形成一支创作队伍，“咱们鄂伦春人就象手上的指头，数都数得过来，”^[2]致使鄂伦春族文学的创作与评论先天不足，再者，鄂伦春人正承受着民族语言流失的现状，将直接导致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难以维系。

通过与鄂伦春族第一代作家的对话，我们可以用心灵把握到以狩猎文化与生态文明为依托的鄂伦春族文学的根脉。狩猎活动不仅是鄂伦春族的生产方式而且是其生存方式，鄂伦春

语的渐次消失也为民族文学的发展蒙上阴影,跨文化写作是这个没有文字民族无奈的选择。我们不得不思索鄂伦春族作家双语创作或跨文化创作的难度及文化身份或认同问题,鄂伦春人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文字表层上的书写,更多的是远去的狩猎文化及其文化深层的民族精神,这也是鄂伦春族的民族之“心”。

关注与研究鄂伦春族文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因此,鄂伦春族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吸引了一大批热衷于鄂伦春族文化学术抢救的专家与学者,同时,鄂伦春人也在积极主动地努力探索,“应该在尊重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对自身传统的改造和转化,理性地梳理我们的文化之根,并通过传承的‘创造性转化’,活化民族的精神资源,开创一条通过对文化和艺术的本土挖掘——中西借鉴——吸收融合——结合当代——创造转化的传承发明之路。”^[3]这是在提醒也是在告诫族人,在“西化”与“汉化”的双重文化霸权中,在静态保护与动态传承之间,更要关注全球化视域中的鄂伦春族文化的适应能力与创新问题,唯有如此,方能保证民族文化“遗产”转变为民族文化的“财产”,这不仅是鄂伦春族文化发展的问题,也是深层次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

注释

①依赫特:鄂伦春语,河的名字,嫩江的支流,过去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

②仙仁柱:鄂伦春语“木杆屋子”的音译,鄂伦春人的传统住宅。

参考文献

[1] 德学英. 曾经的猎手[J]. 人与生物圈. 2003 (6): 23

[2] 敖长福. 猎刀[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5: 35

[3] 关金芳. 试论鄂伦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 鄂伦春研究. 2011 (2): 40.

Oroqen Literature and Hunting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 Interview with the First writer of Oroqen, Ao Changfu

Wang Bing-zhen

(Daxing'anling Vocational College, Jiagedaqui, Heilongjiang, 165000)

Abstract: Ao Changfu who was invited by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in Oroqen Autonomous District Federation took part in the fifteenth Literary writing meeting of Daur, Ewenki, Oroqen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Romantic Charm of Bonfire-Oroqen" on June 17, 2012, in which he summarize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Oroqen literature and worried about its literature because it has no successors. What he said added responsibility and pressure to the ethnic writers in the meeting. The author interviewed with Ao Changfu and talked about three levels including personal literary creation, the essence of Oroqen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Oroqen literature and hunting culture, and so 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Oroqen literature; hunting cul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 王丙珍 (1972-), 女, 汉族, 山东潍坊人,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美学专业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当代审美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是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鄂伦春族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11YJC751072) 阶段成果之一。